

我为何写下《号角》一书

■何南



《号角》封面。

作者简介

何南,河南周口人,作家、纪录片撰稿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曾获《人民文学》征文比赛一等奖、第十届冰心散文奖、第五届张天翼儿童文学奖、“上海好童书”入围奖等,所著图书入选2023年“中国好书”六一专榜、教育部2023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(室)推荐书目、中国出版协会“献礼百年——红色主题儿童图书展”百种图书书目、百道网2021少儿主题出版推荐书单等。出版儿童文学作品《学校保卫战》《破晓》《微笑的格桑花》《送你一朵格桑花》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等,其中,《学校保卫战》入选央视电影频道“优创计划”首期意向合作项目。

玉溪聂耳音乐广场的核心区域有意被设计成一个小提琴状,在花香簇拥中,聂耳铜像在天地间矗立着。

国庆刚过,玉溪的风还未来得及融入凉爽的元素,兀自酷热,但这正合我的本意,从北京来云南,原本就不是为了旅游,而是为了一本叫《号角》的书。唯有热浪,方可蒸腾出激情澎湃的文字。

我与本书的策划、责编李彦池在聂耳铜像前合影时,天倏然落了雨,酷热霎时退居一隅,不能不感佩上天周到的安排。是啊,聂耳,那么年轻的生命,若音符般戛然而止时,天必然是落雨的。

之后,我特地到日本藤泽市的鹤沼海岸考察时,当地并未落雨,而是罡风骤起,白浪滔天。站在聂耳纪念广场的聂耳胸像浮雕前,海风呼啸着,带着略咸的味道,吹得人耳朵生疼,仿佛在絮絮地诉说一个故事。

1935年7月17日,就是在这里,聂耳23岁的生命被海水无情带走。彼时,海风同样呼啸着,鸥鸟同样颤颤翻飞,鸣叫声里满含悲戚。

聂耳如一颗流星逝去后,1954年,日本政府在此处建立了聂耳纪念碑。1963年,重建“耳”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,并请郭沫若先生为纪念碑题写“聂耳终焉之地”六个大字;1986年,藤泽市和有关部门捐资建成聂耳胸像浮雕,纪念广场也在神奈川县和藤泽市的支持下维修并扩建;2011年,昆明市向藤泽市赠送了一座刻有“一曲报国惊四海,两地架桥惠万民”的石碑。

上海是聂耳的又一个故乡。如果说昆明、玉溪给了聂耳身量抽条的土壤,上海则给了他精神翱翔的天穹。

当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徐家汇建造“小红楼”之时,聂耳才是一名9岁的懵懂少年。此时,“小红楼”和聂耳谁都不知道二者之间将萌生一段被历史永远铭记的缘分。在逼仄中,在酷热里,“小红楼”最先得知了聂耳谱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初稿的喜讯。当聂耳不得不远赴日本,“小红楼”的依依不舍一定注入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音符。数千里烽火路,挡不住音符的力量和一颗拳拳爱国心,于是,在东京的繁忙里,在被音乐浸透了的分秒中,聂耳牢记着“小红楼”无言的叮咛,脑际更汹涌着国人抗争的声



何南(右)、李彦池在聂耳铜像前合影。

浪,遂挥洒才情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定稿,并第一时间寄往国内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电影《风云儿女》的主题曲。因为聂耳寄回的曲谱上只有“进行曲”三个字,直到《风云儿女》完成前期拍摄,这首堪称电影灵魂的歌曲也未定名。于是,电影投资人朱庆澜将军在“进行曲”前加上了“义勇军”三个字。从此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一首蕴含着怒吼、浸透着力量、喷薄着希望的歌曲,不仅成为聂耳人生和音乐才华的高潮与绝响,更成为鼓舞亿万人前行的号角,国民党不止一支部队将其定为军歌。

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更加重视

这首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,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,暂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;2004年3月14日,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后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

聂耳,以雕像的站姿出现时,我有幸以崇敬的心情瞻仰之;以精神的实质照耀时,我有幸以心为马、以文字为帆亲近之。当时光久久不忍流逝,当文字如水漫入梦境,我蓦然觉得,我的心已与这个伟大的作曲家同频,我的耳边不断回响着那激越恢宏的旋律,这声音像极了号角,这号角宛若一首长篇叙事诗,催促我即时记录下来。